



当炽热和奋不顾身，只剩绝境与无比荒凉，
我们的爱，如此暗潮汹涌又束手无策。

守婚时代

SHOU HUN SHI DAI

果子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Keep out the times

守婚时代

果子◎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婚时代 / 果子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 - 7 - 221 - 09583 - 1

I . ①守… II . ①邓…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8924 号

书 名 守婚时代

著 者 果 子

责任编辑 程 立

策划编辑 一 航

文字编辑 张 燕 大 满

文案编辑 黄豆豆

装帧设计 谢 滨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经 销 新华文轩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583 - 1

定 价 24.80 元



第一章 Chapter 01	001
第二章 Chapter 02	021
第三章 Chapter 03	037
第四章 Chapter 04	052
第五章 Chapter 05	066
第六章 Chapter 06	086
第七章 Chapter 07	103
第八章 Chapter 08	120
第九章 Chapter 09	135
第十章 Chapter 10	151
第十一章 Chapter 11	164
第十二章 Chapter 12	182
第十三章 Chapter 13	196
第十四章 Chapter 14	214
第十五章 Chapter 15	230
尾 声 The end	248

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空气里潮乎乎地氤氲着春天的气息，尤其是下雨的时候，空气里的水分似乎随手一紧都能拧出水来。可温度却像坐电梯似的忽上忽下，似乎在考验着人们的承受能力。这个南方城市特有的湿冷天气总是让许多外地人大呼不适应。即便像尚晴这样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人，有时候也会感觉有点消受不起。不过尚晴还是很喜欢这个城市，毕竟这是她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地方。虽然冷的时候寒气彻骨，热的时候酷暑难当，可尚晴喜欢它的四季分明。有哪一个城市能像它一样有着鲜明的四季交替呢，再北一点的城市，尚晴会嫌它冬天过于漫长，再南一点的城市又会嫌它不下雪，冷得不过瘾。何况，这个城市的春天和秋天还有许多令人玩味的风景，尤其是那条从城市中心蜿蜒穿过的江，把城区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更给小城平添了几分灵秀，用依山傍水来形容它实不为过。

这个城市收藏着尚晴所有的记忆，欢乐的，悲伤的，刻骨铭心的，琐碎平淡的，常常怀念的，想要遗忘的……通通都发生在这座小城。偶尔不经意路过的一个地方，都会勾起尚晴的回忆，有才发生不久的，也有若干年前的，似乎随便一处地方都曾留下过她的足迹。毕竟，小城只有这么大，而尚晴，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这里，实在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在尚晴心里，小城和自己无波无澜的生活一样，是宁静、恬淡的风和日丽。可是今夜，在一个即将平静入睡的时刻，尚晴觉得她的世界瞬间被颠覆了。这

罪魁祸首就是老公顾军手机上的一条短信。本来这应该是个愉快的周末，白天两人带着孩子一起去动物园看大象，可爱的孩子加上般配的父母，真的是人见人羡慕的幸福标本。顾军在国税局上班，去年刚提了科长，工作忙是一说，更多的是哪些数不清的应酬。好不容易有个无人打扰的周末，在尚晴和乐乐的强烈要求下，一家人一起去了动物园。

在外面玩了一整天，乐乐也累了，吃完晚饭就睡意重重的，尚晴赶紧给他洗澡安顿上床，不几分钟，乐乐就睡着了。尚晴出去玩没有出汗，反倒是在屋子里进进出出一忙活，结结实实出了一背的汗。不过，为了孩子，尚晴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潜意识里甚至还带着些许自虐觉得自己越辛苦，为孩子付出得也就越多似的。

夜色慢慢沉淀，四周也越来越安静。尚晴脑子里却还一直是闹哄哄的，满是孩子的笑闹声。顾军明天要出差，整理好行李后也洗澡去了。尚晴今天真是有点累了，她钻进被子，棉被柔和得如同温暖的潮水，睡意一下子涌了上来。

就在尚晴将睡欲睡的时刻，一声清脆的“叮咚”像一滴冷雨弹在她的脸上。原来是顾军手机发出的信息提示音。这铃声并不起眼，若在白天，很容易就被别的声音盖了过去，可是在连呼吸声都清晰可辨的夜里，寂静把所有细微的声音都放大了若干倍。尚晴有大半身体仿佛已经睡着，被这滴“冷雨”一激，顿时像着了凉似的冷醒过来，整个人一下子变得清醒无比。

这么晚了，谁会发信息给他呢？尚晴是从来不看顾军手机的。她向来觉得，凡事都要靠自觉，若一个人真想有点什么，婚姻的约束又算得了什么，对方的监督又能起什么作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总能想到应付的法子。尚晴想继续睡，可心里又有点鬼使神差的蠢蠢欲动，她探出半个身子，看见手机就放在另一边的床头柜上，触手可及。转而又想，还是不要看了，万一刚好被顾军撞见也挺没面子的，自己可不像那些疑神疑鬼的怨妇，一天到晚防老公跟防贼似的。尚晴朝卫生间的方向瞥了一眼，里面水声正酣，可以想像出花洒里的水正在欢快地泼洒着，尚晴重新缩了回去。可是人的好奇心一旦被激活，就像一只讨厌的蚊子在耳边飞来绕去的，总也不走。就在这时，那个讨厌的“叮咚”声又响了一次，尚晴索性翻身坐了起来。卫生间的水声还在执着地持续着，尚晴迟疑了一下，终究没能敌过自己的好奇心，伸出手一把抓过手机，颤抖着翻开。这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因为没有被存入通讯录，所以只看到一串数字。“你

在干吗呢？明天能见你吗？”凭着女人特有的直觉，尚晴肯定这绝对不是一个男人发来的信息。卫生间里的水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静了下来，尚晴飞快地合上手机，按原样放好，然后缩进被子里，一动不动装成已经睡着的样子。一颗心却如同坠入谷底，隐隐不安中，更有一层细密的恐惧像网慢慢向她张开。那网子的中央，有她害怕的东西，模糊而又真实。

不一会儿，顾军从卫生间出来了。他轻声喊了两声“老婆”，见尚晴没有反应，想必她已经睡着，便也躺下睡了。黑暗中的尚晴经过刚才这一折腾，早已睡意全无。她屏气凝神，全身紧绷着，一刻也无法放松。她后悔刚才太紧张太仓促，没有把电话号码给记下来。

玻璃把窗外的寒气挡在外面，开着电热毯的床显得格外温暖舒适。身边的人也早已呼吸平稳，沉沉入睡。尚晴确信顾军已经熟睡，这才长舒了一口气，放松下来，一直努力保持着一个姿势的身体此刻竟微微有些酸痛了。尚晴起身装作上洗手间，一边悄悄拿过顾军的手机，蹑手蹑脚地蹩进卫生间。刚关好门，便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手忙脚乱翻到信息收件箱。她说不清是害怕还是希望，但她实在是想看看收件箱里有没有更多可以让她得到答案的东西。收件箱里还有一些尚未删除的信息，有些是广告，有些是搞笑的段子，尚晴逐条翻阅，终于看见了一些类似于刚才那条信息的内容，而且都是同一个陌生号码。其中一条信息虽然简短得只有两个字，但带给尚晴的杀伤力却不容小看。信息上只写着“想你”，显然，这绝对不是普通朋友发的。

卫生间本来就比卧室要冷，朝北的窗户还敞开着。一阵寒风吹过，尚晴浑身不由自主抖了起来。刚才走得急，只穿着单衣，再等看完这条信息，整个人就像被扔进冰水里，直打冷战。她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只任单薄的身体像一片寒风中的枯叶，瑟瑟发抖。

尚晴的大脑一片空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又爬回床上去的。她以为自己会哭，可是没有一滴眼泪。她的泪腺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冻得麻木了。她想将顾军叫醒来问个明白，可是，怎么开口？说自己不光彩地偷看了他的手机，发现了来历不明的可疑信息？就算问明白了，又能怎样？

尚晴的身体蜷缩成一团，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事情竟然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她觉得阵阵发冷，好像胆小的逃兵被强烈的恐惧追逐着，只剩下仓皇的逃离。她甚至都没有勇气跟顾军捅破这件事。她恨自己的懦弱，更恨丈夫的背

叛。她想要自欺欺人，哄骗自己有些事情如果不说破就会自生自灭地消亡。她甚至宁愿自己没有看过那些短信，一个被欺骗的人，若永远蒙在鼓里，那也未免不是一种幸福。

夜更深了，窗外的寒意也更重了。尚晴明白，今夜是无论如何都睡不着了。她心里乱糟糟的，回想起孩子出生这三年多来，生活的重心确实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尚晴是个有着强烈母性的女人，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起，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着孩子在转。孩子就是她的整个世界，自己的生活，全部被孩子填得满满的，连工作，也在她心里变得可有可无。她反省自己是不是在某些方面存在对他的忽略，可他对她，又何曾给予过一个丈夫该有的关心与体贴呢？那些数不清的应酬，可去可不去的饭局与牌局，占去他业余时间的大半，留给尚晴和孩子的实在不多。退一万步，她的疏忽，就能成为他外遇的理由吗？一瞬间，压抑已久的委屈像一块亘在心底的坚冰，在这个春夜，突如其来地融化了，一点一滴，潺潺而下。就在这无声的呜咽之中，天渐渐亮了起来。当窗外的天色由珠灰淡成了浅白，尚晴竟然睡着了，脸上犹带着尚未干透的道道泪痕，看起来就像个睡前受了委屈的小女生。

尚晴第二天醒来才发现已经睡过了头，幸亏她的生物钟顽强地忠于职守叫醒了她，但还是快八点了。侧脸一看，顾军已经走了，尚晴本想再睡一会儿，可一想到今天是周一，领导会像医院大夫按惯例清晨查房一样来布置任务，咬咬牙又坐了起来。工作再不重要，也不能不重要到给领导留下坏印象的地步，她还没这个资本和条件。尚晴陷入一阵手忙脚乱之中，冲锋陷阵似的带着乐乐冲出了家门。不过，再忙，她也没忘记在乐乐上校车前在他的小脸蛋上狠狠地亲几口。总算运气还好，她赶在领导来通知他们开例会之前到达了。

尚晴大学毕业后在社科院资料室工作。她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资料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所谓的搜集加工无非就是帮那些科研人员查寻资料，工作量倒不是很大。有些时候，甚至一天也不见个人影。部门里除她之外还有苏扬和朱玉珍。朱玉珍五十出头，虽然只是中师毕业，可凭着她和她丈夫的资历，也混了个部门主任。她人倒不坏，就是有点小小的官瘾，可惜手下只管着两个人，可想而知，这两个人的日子自然好过不到哪里去。她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业务上没她指手画脚的份，就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考勤问题上，害得尚

晴和苏扬得掐着点上下班，比别的部门都来得自觉。两人私底下常常发牢骚说是“一所两制，暗无天日”，倒也不是怕她，只是不想迟到早退的时候看见她那张挂满秋霜的苦瓜脸，看了心里添堵，什么好心情都没了。再说了，估摸着人家更年期到了，都是女同志，宽让点不去较真也是应该的。朱玉珍的丈夫是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专攻楚史与楚文化研究，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老学究。每次看见这个笑容和善没脾气的老头，尚晴总要感叹，只怕只有这样随和不计较的人才能和朱玉珍一起生活这么久。

苏扬要比尚晴小两岁，年纪相仿，脾气性格也合得来，只不过苏扬比她多几分泼辣，少几分柔弱。说是泼辣，也是相对而言，就是有时候朱玉珍横眉冷对的时候，苏扬会不示弱地我行我素以示抗议，该晚来的时候还是照样晚来。而这时候，尚晴多半是埋头工作，伺机说些不咸不淡的闲话，缓和一下气氛。有时候，她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懒得管那么多，三个人就这么僵着，各做各的事，只有朱玉珍翻报纸发出的“哗哗”声，孤单地划破沉寂。

开完例会，别的科室都假借内部学习之名干私活的干私活，甚至关起门来打牌的也有。领导为没有能力给大家多发钞票体恤民情感到愧疚，再不让大家适当偷懒也不足以平民愤了。反正这清水衙门事情也不多，领导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的，只要不捅出什么篓子让他丢了乌纱帽就行。尚晴和苏扬她们办公室自然什么活动也开展不起来，两人看了一眼一本正经坐在办公桌前的朱玉珍，觉得她今天有点更年期症状，什么都没招惹她就板着脸，两人无奈地对视了一下，分头坐在桌前做起自己的事来。

尚晴心情不好，很想找个人说说话，可又碍着朱玉珍在场，只得默默坐着。平时也这样，只要朱玉珍在，她们就不怎么聊天。一来三个人很难聊到一块，再者，若撇开朱玉珍那只会加剧办公室的敌对气氛，作为维和部队的尚晴一般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尚晴从案头抽出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可根本看不进去，她的脑海已经被那几条信息塞得满满的，膨胀得几乎要把她的头都撑破了。尚晴发现这种事情还真不好怎么跟别人说，她虽不是那种处处要强的人，但这点面子还是要的，把自己说得跟弃妇似的，情何以堪？

好容易熬到下班，两人一起去食堂吃午饭，才总算有了开口的机会。尚晴看看苏扬，觉得她今天好像也有什么心事似的，一上午都闷着头看书不说话，半天不见点动静。尚晴知道苏扬的老公易波下岗一年多了，像个家庭主妇似的

赋闲在家，苏扬一直为这个发愁，估计又在为着找工作的事烦心了。

“怎么了？看起来闷闷不乐啊。”尚晴边吃边问。

“嗯，昨天易波跟我商量，想要开个麻将馆。”苏扬说道。

“麻将馆？能赚钱吗？”其实尚晴是想问以易波的性格，能做得起来吗？虽然接触不多，但多多少少也了解一些易波的脾性。易波性格内向，下岗后一直也没出去找事做，苏扬脾气好，也由着他。这事搁谁身上，都难免没几句怨言和牢骚，就是换了尚晴，估计都有点受不了。可苏扬倒好，半句重话都没说过。谁要她爱他呢，尚晴自嘲自己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应该可以，小区已经有一家了，生意挺好的。”苏扬放下手中的勺子。

“地方选好了？”

“嗯，就在我家楼下的杂屋间。如果顺利的话，还想把隔壁家的杂屋一起租过来，反正杂屋的租金也不会贵到哪里去。”

“准备开几桌呀？”

“我自己的杂屋间可以放三张桌子，隔壁的小一点，可以放两张。”

“你们真的想好了？”尚晴对开店这种事也不在行，但她总觉得以易波的性格，好像不是那么适合这种事情。

“嗯，易波在家都一年多了，总得想点办法呀。你知道，我一个人的工资刚够糊口呢，贝贝的奶粉钱还是她爷爷奶奶赞助的。唉，其实也不指望着能赚多少钱，只是他老闷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

“都准备好了吗？”尚晴听她这么一说，也觉得苏扬有她的道理。

“我们盘算了一下，还差点钱。”苏扬的语气变得有些犹豫起来，“主要是麻将桌有点贵。”

“多少钱？”

“自动的要两三千呢。”

“这么贵？”尚晴不打麻将，全然不知现在的人是越来越会玩了，连麻将桌都有自动的。“那要多久才回本呀？”

“我看了一下别家麻将馆，普通桌子每个人收五块钱茶水费，自动的要收二十呢。虽然一次性的投资大，可是回来得也快呀。再说了，现在不是自动的人家也不爱来，嫌摸牌手累。”

“这样啊？那不是要一两万？”尚晴略带吃惊地问道。

示,其中第一、三、四位为阿拉伯数字,第二位为英文大写字母。牌号的第一位数字表示主要合金元素,其中2、3、4、5、7表示主要合金元素分别为铜、锰、硅、镁、锌;1表示没有主要合金元素,即铝含量不低于99.00%的纯铝。第二位的英文大写字母表示原始合金的改型情况,A表示原始合金,其它字母为原始合金的改型合金。第三、四位数字表示顺序号。

3A21及5A05是不能通过热处理进行强化的铝合金,强度较低,常用来制造中、低载荷的零件和制品,如管道、铆钉等。2A01及2A11是可以通过热处理进行强化的铝合金,强度较高,常用来制造中等载荷的零件和构件,如螺旋桨叶片等。2A14具有良好的热塑性和锻造性能,用来制造承受重载荷的锻件。7A04、7A09是强度最高的一类铝合金,常用来制造飞机大梁、起落架等。

铸造铝合金中合金元素的含量一般比较高,其流动性好,适于铸造。铸造铝合金的牌号参见GB/T 8063—1994《铸造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牌号表示方法》,牌号反映了铸造铝合金中的合金元素及其含量,但不够简洁。铸造铝合金的代号由字母“Z”、“L”及其后面的三个阿拉伯数字组成,ZL后面第一个数字表示合金系列,其中1、2、3、4分别表示铝硅、铝铜、铝镁、铝锌系列合金,ZL后面第二、三两个数字表示顺序号,参见GB/T 1173—1995《铸造铝合金》。

铝硅系列铸造铝合金通常称硅铝明,其中ZL102(硅含量10%~13%)为简单硅铝明,其铸造性能良好,但强度较低,常用来制造结构复杂但强度要求不高的铸件,如水泵壳体等。

1.4.2 铜及铜合金

纯净的铜呈紫红色,常称紫铜。紫铜的品种有纯铜、无氧铜、磷脱氧铜和银铜等,它们具有极好的导电性和导热性,良好的耐蚀性能和优秀的塑性变形性能,常用于导电、导热和耐蚀领域,但由于强度低而不宜作结构材料。

在铜中加入锌、锡、硅、镍等合金元素而形成的铜合金,其强度和硬度大大提高,同时还保留了紫铜的某些优良性能,在工程结构上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以锌为主要合金元素的铜合金称为黄铜。按照化学成分分,黄铜有普通黄铜和复杂黄铜两类。普通黄铜是铜锌二元合金,锌含量对黄铜的性能有很大影响。普通黄铜的代号由字母“H”及其后面的数字组成,如H80,数字表示铜含量的百分数。在铜锌合金中加入铝、铅、锡等元素而形成的合金为复杂黄铜。复杂黄铜的代号编制方法为:H+主加元素符号+铜含量的百分数-主加元素含量的百分数,如HPb63-3。普通黄铜一般用来制作热交换器、散热器、弹壳等,复杂黄铜一般用于制作船舶上使用的零件。

按照加工方法分,黄铜有加工黄铜和铸造黄铜两大类。上文代号是针对加工黄铜而言的,若在上述代号前加字母“Z”,如ZH62、ZHA167-2.5,则表示铸造黄铜。

以锡、铝、铍、铅、硅、锰为主要合金元素的铜合金称为青铜。青铜也分加工青铜和铸造青铜两大类。加工青铜的代号编制方法为:Q+主加元素符号+主加元素含量的百分数-其它元素含量的百分数,如QSn4-3。铸造青铜是在前面加“Z”字。青铜一般用来制造弹簧等弹性元件、轴承、蜗轮、蜗杆等耐磨性要求很高的零件。

冒。”尚晴想起平时梁可可老取笑她生活在都市里的村庄，不由也难得地笑了起来。也确实，她的生活太过单一，每天就是单位和家两点一线，再加上自己的生活习惯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倒也真和农民有几分相似。

每次顾军一出差，尚晴妈妈就会住过来陪她。妈妈总是心疼女儿的，生怕累着她。名义上是陪她，实际是帮尚晴带乐乐。尚晴下班回到家，乍一看见乐乐和妈妈，一天都浮在半空的心才像有了着落。可看着乐乐，却又不禁悲从中来，这样可爱的孩子，说不定哪天就要成为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了，尚晴紧紧抱着乐乐，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油然而生。

晚饭吃得没滋没味的，妈妈还以为尚晴身体不舒服。尚晴随口搪塞了几句，告诉妈妈晚上和梁可可约。妈妈以为她要 and 梁可可去玩，还要她和梁可可多玩会，说她在家带乐乐，要尚晴放心去玩。

尚晴匆匆来到约好的地点，梁可可已经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上等她了。尚晴一路上想着要把这件事掰碎了说个仔细，可当她看见梁可可那张幸福洋溢的脸，和自己的一脸憔悴形成了鲜明对比，她的诉说欲望就像一滴落在海绵上的水，瞬间不见了。她那么幸福，是体会不到自己痛苦的，在她的灿烂笑容面前，尚晴甚至丧失了谈论这个难堪话题的勇气。

梁可可确实很幸福，至少在大多数旁人看来，她的幸福是不折不扣的。她是同学中结婚最早的一个，可并不见得就比那些深思熟虑后晚婚晚育的人不幸福，只要选对了人，结婚时间早晚影响不了幸福的程度。老公田伟平比梁可可大八岁，简直就是把梁可可当孩子一样在宠溺，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凉了，百依百顺对她好不说，还会赚钱。这些年有色金属行情看涨，田伟平的乌金矿进出口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越来越有规模。想当初他们刚认识的时候，田伟平还是一穷二白，又因为出身农村，那一身土得掉渣的装扮时常是女伴们取笑的话题。所以后来大家都说还是梁可可有眼光，选了只黑马股。梁可可自己倒不这么觉得，她当时还真没想那么多。虽然以她当时的条件，绝对可以找个家境比田伟平好几倍的人，梁可可觉得这个男人虽然外表不起眼，但认真踏实，还能吃苦，最关键的是把她看得很重，这对从小缺乏父爱缺乏安全感的梁可可来说，是最能打动她的一点。梁可可的父母都从事地质工作，常年把她寄养在乡下亲戚家，这让小时候的她常常感觉自己是个没人要的孩子。虽然长大后她也知道父母是爱她的，也能理解父母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当时的处境，可是，

寄人篱下的那段经历，让她一直非常缺乏安全感。她心里深爱着自己的父母，可和父母从小积累下来的疏远，也让他们不善表露彼此之间的感情，哪怕有时候想要流露一点过分的亲昵，都令双方感觉难堪。她觉得自己的内心深处，是一块干涸太久的枯田，需要很多很多的爱来滋润。而当她遇见田伟平，他给她的爱就像永不枯竭的清泉。最关键的是，她时常能在田伟平身上找到父亲的影子，田伟平的某些特质和父亲几近神似。她没有否认自己的恋父情结在她的婚姻抉择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是苦了当初那些追求者，一直都没弄明白这个又穷又土的田伟平是施了什么魔法才把梁可可追到手的。也许，在梁可可潜意识里，她想要寻找、弥补回那段缺失的父爱。

连尚晴也常常说梁可可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别人结婚后就被孩子家务给拖累着动弹不得，梁可可倒好，仍旧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轻松地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她经常喊尚晴出来逛街什么的，不过十次有九次都被尚晴拒绝了，理由不外乎是要带孩子做家务。所以，今天尚晴主动约梁可可，她不觉得奇怪才怪。

尚晴刚一坐下，梁可可就发问了，“今天怎么了？突然想起约我出来了？”

“没什么，就是想你了。”尚晴决定不说以后倒也坦然了，笑了起来。

梁可可上下打量了一番，“少来了，我还不知道你。”

“真没有。”尚晴偏头一笑。

“感情出问题了？让我猜猜，有外遇了？”

“瞎说。”

“那反正是有什么事，你就招了吧。”梁可可依不饶。

“真没有，就是觉得日子过得没有意思。”尚晴低头看着茶杯里和思绪一样上下翻腾的茶叶。

“老闷在家里，当然没意思，你要学会自我调剂，多出来散散心。”梁可可猜到尚晴肯定有心事，不过她也知道，如果尚晴不想说，怎么问也没用，她想说的時候自然会说。

尚晴点头，“哪有时间啊，孩子又小，我一天到晚上班都见不着他，回家再不陪陪他，等你长大了你想陪他他还不一定让你陪呢！对了，你什么时候计划造人啊？想生就早点生，再生都成高龄产妇了。”

“唉——”梁可可叹了口气，语气里似乎有着难言之隐，“等他忙完这段

时间再说吧。”

“不过要我看，不生也有不生的好处。”尚晴安慰着梁可可，“我一同事就总爱说自己生出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堆烦恼。你看看我就知道了，现在什么自由都没有了，就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乐乐啊，就是那个监狱长。”

听尚晴这么一说，梁可可笑了，“你呀，就是太爱操心，一天到晚围着家打转，把自己弄得像个老妈子。一点都不会享受生活。看看你现在这样子，人家保姆都比你洋气。”

尚晴听了也不恼，只是笑笑。“谁有你命好啊。”

“命好不好只有天知道，我只要知道自己幸不幸福就好了。”

“怎么了？话里有话呢。”

“唉，田伟平一天到晚都不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没意思。他现在只知道赚钱，赚钱，似乎这就是他生活的唯一。我有时候都觉得，他是不是想赚钱都想疯了啊？”

这下倒好，话题一转，变成尚晴安慰发牢骚的梁可可了。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虽然尚晴最终也没有谈起那件事，但和梁可可说说话，心里也好受多了。和梁可可分手后，她决定走路回家。她不想那么快就回到家里，回到那个勾起她伤心的地方。虽然有将近五站路的行程，可是她想一个人吹吹风，一个人走走，没有人来打扰。

街上行人很少，尚晴很享受这份难得的清静，一个人静静走着。路灯把她的影子拉长又缩短，缩短又拉长。她看起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其实什么也没有想。就这样慢慢走回家，也不觉得很累。洗漱完毕后，尚晴还没有睡意，又拿起拖把把地拖了一遍，把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只到身体的极度疲倦击倒了她，她终于感觉睡意即将降临这才上床。就在快要进入梦乡的那一刹那，她在迷迷糊糊中体味到沉入睡乡的幸福感，天啦，睡觉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和尚晴分手后梁可可也回家了。家里照例又是一个人，田伟平还没有回来。梁可可坐在沙发上，看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偌大的房间空荡荡的，梁可可随手打开了电视，胡乱地摁着遥控器。把所有的节目都浏览了一遍后，发现除了广告就是那些以煽情见长的肥皂剧，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看得人心烦意乱。她“啪”地一声关掉电视，房间重新陷入寂静，显得比刚才还要安静。记不清

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了，家里只有梁可可孤孤单单一个人。尤其是搬进了这套复式楼，房间显得更加空旷，夜晚显得更加冷清。很多时候，梁可可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啪嗒啪嗒，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再从那间房走到这间房。

田伟平平时有大半时间在出差，剩下的一小半时间也基本都是在处理公务、陪客户，没完没了的工作几乎霸占了他所有的时间，剩下的寥寥无几。梁可可虽然能理解他也是为了这个家，可是，怨意在被忽略的寂寞里，还是慢慢滋生着，她一度觉得田伟平眼里只有他的生意和客户，甚至怀疑起自己在田伟平心里的位置是不是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

梁可可突然想起白天和一个客户吃饭时，那个客户身边坐着一个显然不是他老婆的年轻女子。那女的只怕要比客户小上十几岁，她想，现在的女孩子真的是越来越开放了，当情人都当到明处了，这是什么世道啊。同事周姐说，现在的有钱人不带个情人出来别人还瞧不起你了。她听了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她想起田伟平，他该不会也近墨者黑吧。虽然田伟平的应酬以打麻将居多，但也避免不了要陪客户去去娱乐场所。以前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现在倒好，都说既然湿了鞋，不如洗洗脚，既已湿了脚，不如洗个澡。

他们还没有孩子，虽然名义上是赶时髦做起了前卫的丁克夫妻，但实际上也有几分不得已。他们曾经做好了当父母的准备，但后来一直没有怀上，这才考虑到是哪一方有什么问题。为此他们专门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因为田伟平的精子成活率太低。田伟平吃过一阵药，可是收效甚微，况且这病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吃。虽然田伟平心里很想要孩子，但问题的症结出在自己身上，加上梁可可并没有迫切想当母亲的意思，就这么搁下来了。梁可可并不觉得自己的童年有多么美好，所以，她对制造出一个前途未卜的孩子没有多大兴趣。她沉睡的母性还没有被激发出来，她觉得如果没有足够的把握给孩子幸福，还是不要让他出生的好。只是，她的空闲时间因为田伟平的忙碌变得富足起来。和自己年龄相仿的要好的女友大都成家生子，想约她们出来聚聚，不是这个要伺候老公，就是那个要给孩子喂奶，有几次强行喊人家出来，看别人心不在焉的样子，她也没了什么兴致。特别是尚晴，出来一会儿的功夫得打好几个电话回去。有次逛街，尚晴电话响了，还没说话就听到里面传来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尚晴听得眼泪都要下来了，转身就跑回去救火了，把梁可可一个人扔在商场里，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再加上梁可可骨子里是爱美的，看着昔日女友们

一个个生孩子生得膀大腰圆，带孩子带得蓬头垢面，更打消了要孩子的念头。

时间多得难以打发的时候，她试着去学打麻将，可是玩了几次，总是提不起太多的兴趣。又尝试去健身、做美容，变着法子杀时间。起先还觉得新鲜，可来来去去总是一个人，那些兴致也被渐渐消磨殆尽。她觉得自己快要被闷坏了，像今天晚上和老同学喝喝茶、聊聊天，还真的很开心。

梁可可总想要田伟平多留点时间来陪自己，听得多了，田伟平觉得这种要求成了他的负担，只好央求梁可可也多出去玩玩，这样，没有一个人在家等他，他的压力和内疚会少很多。田伟平是苦出身，知道虽然不是有钱就能摆平一切，但没有钱很多事情都摆不平。要想不受钱的束缚，还得先有足够的钱才行。他总是安慰梁可可等自己忙完这一段再说，但梁可可心里明白，这些忙是一段紧接着一段没有尽头的，忙完了这一段又会有下一段，连个空隙都不会腾出来。

梁可可陷在沙发里不想起身，她在心里感叹，没钱的时候有烦恼，有了钱，还是有烦恼。

苏扬也知道，有钱并不代表就没有烦恼，有钱也会有有钱的烦恼，但是和没钱的烦恼比较起来，她还是愿意选择前者。

麻将机送来的时候已经是临近中午了。接到送麻将机的电话，苏扬忙放下手中的拖把，喊上易波到小区门口去等。为了麻将馆的事，她今天还特地把贝贝送到孩子的爷爷奶奶家。

两台自动麻将机不一会就安装好了。安装师傅一边调试机子一边带着自豪的表情说：“我们的机器噪声小，毛病少，你就放心用吧。”送走安装师傅，苏扬带着爱抚的表情在桌子边坐了下来。在苏扬眼里，这两台崭新的麻将机看起来那么可爱，要让那么多的人去用它，她还真有几分舍不得。她摸摸桌面，绒布的手感柔和温润，再摁动开关，洗牌的声音悦耳动听如潺潺流水。她边看边笑，仿佛这是两棵摇钱树，会在她的精心培育下，茁壮成长，开花结果。“老公，以后这两个宝贝可就交给你了。”易波在一旁也显得跃跃欲试，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他们把拆下的包装纸扫到垃圾袋里，又把房间整理一遍。“走吧，该上楼吃饭了。”易波拉了拉她。“不，你先去吃，我不饿。”“走啦，老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真不饿，你先去吧，我等会就来。”易波拗不过，撇下一脸兴奋的苏扬上楼去了。

苏扬看着新装的吸顶灯，自己重新粉过的墙壁，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地面，还有摆放得规规矩矩的麻将桌椅，仿佛严阵以待的士兵，只等她一声令下就冲锋陷阵。苏扬重又坐了下来，想起自从易波下岗后，这一年多的日子基本都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每个月的工资扣除水电费和七七八八的杂费后，剩下的只有一千出头。易波买断时发的那笔钱，刚好把房子的欠款还清了。贝贝以后的开销只会越来越大，而易波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这是她头疼已久的问题。从国营单位出来的大都有这毛病，那就是被大锅饭惯得眼高手低。易波本身又没有过硬的文凭，好的职位看不上他，那些辛苦一点技术含量低的工作他又看不上，高不成低不就，折腾了几回，易波找工作的心也淡了。整天就猫在朋友开的网吧里玩游戏，沉浸在虚拟的世界里麻醉自己。苏扬忍无可忍也跟公婆说起过，可易波也是这么大的人了，父母的话讲了也就只是听听而已，既不反驳也不应承，谁也不知道他听进去没有，反正实际行动一个没有。苏扬倒不是嫌弃他没钱，而是恼他太不上进，再怎么着，他也应该负起做父亲的责任吧。他可以不管老婆，可总该管管女儿啊。唉，贝贝摊上这样一个爸爸，真不能说是她的幸运。想到这，苏扬又担心起易波性格内向的问题来，真不知道他能不能把这个麻将馆搞好。按理说，开麻将馆应该是件比较没有技术含量的事，只要照应着添添茶水什么的就好，这总归比成天闷在网吧里玩游戏要强。苏扬也好久没看见易波这个样子了，除了去网吧玩游戏，还真没见他对什么事有这么上心过。苏扬在心里祈祷，“老天保佑，麻将机啊麻将机，希望能给我们带来好运啊。不，你一定要给我们带来好运啊！”

顾军出差已经一个星期了，白天打电话说今天晚上回来。尚晴都不知道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她只有把自己弄得尽量忙碌一点，这样她就不会有那么多空闲时间。她怕那些空闲时间，总会让它想到那些心烦的事情。她一直没有想好怎么跟顾军切入这个话题，主要因为自己不想暴露曾经偷看过他的短信。那样偷偷摸摸的行径，怎么也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就像一场球赛，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可赢得比较小人就不那么光彩，胜利的喜悦也要大打折扣。

尚晴回家看着顾军一脸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样子，心里几乎想冲过去撕下他的画皮，有好几次话都到了嘴边又强忍着咽了下去。当着孩子的面，尚晴保持了良好的涵养，她除了看起来有点不易察觉的情绪低落以外，跟平时没什么